

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王維資料彙編

第三冊



中華書局

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王維資料彙編

第三冊

張進
侯雅文
董就雄
編

中華書局

六 清代

錢謙益

【范璽卿詩集序（節錄）】今之譚詩者，必曰某杜，某李，某沈宋，某元白，其甚者則曰兼諸人而有之，此非知詩者也。詩者，志之所之也，陶冶性靈，流連景物，各言其所欲言者而已，如人之有眉目焉，或清而揚，或深而秀，分寸之間而標置各異，豈可以比而同之也哉。沈不必似宋也，杜不必似李也，元不必似白也，有沈、宋又有陳、杜也，有李、杜又有高、岑，有王、孟，有元、白，又有劉、韓也，各不相似，各不相兼也。（《錢牧齋全集·牧齋初學集》卷三十一）

【跋王右丞集（節錄）】《文苑英華》載王右丞詩，多與今行槧本小異。如「松下清齋折露葵」，「清齋」作「行齋」；「種松皆作老龍鱗」，作「種松皆老作龍鱗」，並以《英華》爲佳。《送梓州李使君》詩「山中一夜雨，樹杪百重泉」，作「山中一半雨」，尤佳。蓋送行之詩，言其風土，深山冥晦，晴雨相半，故曰「一半雨」，而續之以「夔女」、「巴人」之聯也。崔顥詩：「寄語西河使，知余報國心。」《英華》云：「余知報國心。」如俗本，則顯此句爲求知矣。如此類甚多，讀者宜詳之。（同上書卷八十三）

【題胡白叔六言詩】曹能始見人詩卷，輒笑曰：「開卷定是七言律詩。」以今人習爲此體，熟爛可厭也。白叔近作六言絕句二十餘首，如雀噪鳩呼時，忽聞清蟬幽鳥之聲，使人耳根冷然，前後際斷，可爲一快。雖然，白叔其善藏之，若令紛然屬和，王右丞一日滿人間，又將恨白叔爲作俑矣。（同上書卷八十六）

【唐詩英華序（節錄）】世之論唐詩者，必曰初、盛、中、晚。……夫所謂初、盛、中、晚者，論其世也？論其人也？以人論世，張燕公、曲江，世所稱初唐宗匠也。燕公自岳州以後，詩章悽惋，似得江山之助，則燕公亦初亦盛；曲江自荊州已後，同調諷詠，尤多暮年之作，則曲江亦初亦盛。以燕公系初唐也，遡岳陽唱和之作，則孟浩然應亦盛亦初；以王右丞繫盛唐也，酬春夜竹亭之贈，同左掖梨花之詠，則錢起、黃甫冉應亦中亦盛。一人之身，更歷二時，將詩以人次耶？抑人以時降耶？世之薦樽盛唐，開元、天寶而已。自時厥後，皆自鄙無譏者也。誠如是，則蘇、李、枚乘之後，不應復有建安，有黃初。正始之後，不復應有太康，有元嘉。開元、天寶已往，斯世無烟雲風月，斯人無性情，同歸于墨穴木偶而後可也。（《錢牧齋全集·牧齋有學集》卷十五）

【陳古公詩集序（節錄）】今之爲詩者，矜聲律，較時代，知見封錮，學術柴塞，片言隻句，側出于元和、永明之間，以爲失機落節，引繩而批之，是可與言詩乎？此世界山河大地，皆唯識所變之相分。而吾人之爲詩也，山川草木，水陸空行，情器依止，塵沙法界，皆含攝流變于此中。唯識所現之見分，蓋莫親切于此。今不知空有之妙，而執其知見學殖封錮柴塞者以爲詩，則亦末之乎其爲詩矣。吾嘗

謂陶淵明、謝康樂、王摩詰之詩，皆可以爲偈頌，而寒山子之詩，則非李太白不能作也。（同上書卷十八）

【跋王右丞集】《王右丞集》，宋刻僅見此本。考《英華辨證》，字句與此互異。彼所云集本者，此又不載。信知《右丞集》好本，良不易得也。（同上書卷四十六）

錢謙益、何焯

【王維】字摩詰，太原人。開元十九年，狀元及第，擢左拾遺、給事中。賊陷京師，爲所擒，維吞藥，佯瘡。祿山愛其才，逼至洛陽供舊職，拘于普施寺。賊宴凝碧池，遣梨園諸公合樂。維痛悼賦詩曰：「萬戶傷心生野烟，百官何日再朝天？秋槐葉落空宮裏，凝碧池頭奏管絃。」詩聞行在所。平賊後，授僞官者皆定罪，獨維得免，仕至尚書右丞，卒。有集傳於世。（《唐詩鼓吹評注》卷第二）

編者按：本編錄解評、眉批。

【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】（絳幘雞人報曉籌）

解評：首言君將視朝，絳幘雞人已傳呼，而天將曙，故尚衣之官亦進翠雲之裘也。乃若天子居九天之上，開闔闔以視朝；衣冠盡萬國之中，望冕旒而趨拜。是時也，日色才出，遙臨仙掌，香烟浮動，欲傍袞龍。王家重熙累洽，萬方清晏，有此冠裳玉帛之會，何其盛歟！末聯歸美舍人，言朝罷而裁五色之詔，佩聲亦歸於鳳凰池矣。此正結出和詩意。《史記·封禪書》：「九天巫祠。」

天」注：《淮南子》云：中央鈞天，東方蒼天，東北旻天，北方玄天，西北幽天，西方昊天，西南朱天，南方炎天，東南陽天。《太玄經》云：一中天，二羨天，三徙天，四罰更天，五晬天，六郭天，七咸天，八治天，九成天。

眉批：第六指舍人立班處，脫卸無跡。（同上）

【酬郭給事】（洞門高閣靄餘暉）

解評：首言給事官舍，洞門高閣，靄有餘暉，桃李滿庭而柳花飛絮，皆言省中景物也。時給事在禁中，聞禁裏之鐘而官舍已晚，聽省中之鳥而吏人亦稀，官居清要，無雜事之擾可知矣。若夫給事之職，晨則鳴玉佩而趨金殿，夕則捧天書而拜瑣闥，貴爲侍從之臣也。余欲勉強從君，老不能任，將因病而解朝衣以歸故鄉而已，能如君之據要路哉？

眉批：《唐·百官志》：門下省，給事中四人，掌侍左右，分判省事。（同上）

【秋雨輞川莊上】（積雨空林烟火遲）

解評：首言莊上空林積雨，烟火遲遲，是時炊黍蒸藜，而饋餉於東菑之人矣。夫積雨乍晴，則水田漠漠而飛白鷺，夏木陰陰而囀黃鸝。此時山中習靜，但觀槿花以自娛；松下清齋，聊折葵菜以自食耳。其在是莊也，與客同樂，機心盡息，自野老爭席之外，無是非權力之爭，海鷗隨波上下，更何自而相疑哉？郝（編者按：指郝天挺）注：謂野老與人睚眦，賓主兩忘，爭席而坐，渾然太古之風焉，故海鷗亦不相疑也。「清齋」當屬清靜齋心之意，本集注引《陰符經》云：如傳同好，必清

齋而授之。

眉批：事，一作「處」。（同上）

【送楊少府貶柳州】（明到衡山與洞庭）

解評：首言明日之行，由衡州及洞庭，時鄉國之遙、客思之重，宛然對秋月而聽猿聲也。今少府與余相別，將爲北渚三湘之客，故不欲說其風帆之便而去之之速也。頸聯自其所過之時景言之，當夏時而過夏口，由水路而出湓城。宜如賈誼之不久留于長沙，則亦不必向瀟湘而弔屈平也。三湘客，集作「三湘遠」。（同上）

編者按：詩題之「柳」，《全唐詩》作「榔」。

【敕借岐王九成宮避暑應教】（帝子遠辭丹鳳闕）

解評：首言岐王遠辭鳳闕者，因天子詔借九成宮以避暑，故承命而往也。以是宮之景言之，雲霧霏霏，宛粘衣上；山泉滴滴，若入鏡中。是時也，林下水聲，雜人笑語；岩前樹色，隱映房櫺。此景出於塵寰之外，以比仙家，未能有勝之者。今游此避暑，又何慕乎吹簫而游碧天之上耶？

眉批：唐時太和谷有翠微宮，與九成宮是多地。（同上）

【和太常韋主簿五郎溫泉寓目】（漢主離宮接露臺）

解評：此借漢主爲言，不敢直斥唐也。首言漢主離宮移近始皇露臺，自長安秦川而往，半程之間即見驪山夕陽之樓已開矣。當君王游此之時，見朱旗圍繞于青山之上，碧澗迴旋於玉殿之旁；

行人由新豐而度，獵騎自小苑而回，皆就宮中所見言之。末謂甘泉獻賦，獨羨子雲之才，蓋以比太常寓目之詩也，此合和詩之體。（同上）

【酌酒與裴迪】（酌酒與君君自寬）

解評：此裴於請不遂，因與酌酒解之也。首言酌酒與君，且自寬意，大抵人情反覆，有似波瀾之無定耳。彼白首相知，且猶按劍；朱門先達，每笑彈冠。此皆人情之翻覆也。今者與君酌酒，當草經雨濕、花動風寒之時，浮雲世事何曾足問，不如高卧加餐以適志耳，功名祿位安足羨哉！此正應首句意。（同上）

【春日與裴迪過新豐】（本作昌里訪呂逸人不遇）（桃源面面少風塵）

解評：首言逸人所居不異桃源之景，其在新豐里，亦猶子夏之處柳市也。我今尋訪不遇，若呂安之訪嵇康，但不敢題「鳳」而去，然子猷看竹，亦何嘗以必遇爲期哉！今見此地，青山流水，儼然如畫；而閉戶著書，深於歲月，其所植之松，亦已作老龍鱗矣，不可征逸人之雅尚哉！末句，宋本作「種松皆老作龍鱗」。（同上）

何焯

【同崔員外秋宵寓直】（建禮高秋夜）清華。（《瀛奎律髓彙評》卷二《朝省類》）

【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】（絳幘雞人報曉簫）次聯君臣兩面都寫到，所謂有體要也。（同上）

【送梓州李使君】（萬壑樹參天）楊國忠領劍南，再興南詔之師，爲其屬主催科聽訟，日不暇給，安敢議及教化？落句刺時也。五、六言今之治梓州者皆由此，然吾所聞文翁之致理，何以反事此而彼不之

急耶？特恐有掣其肘者，不敢倚恃爲先賢已試之效耳。曰教授，則先之以生聚在其中矣。○三、

四言泉源之利足資灌溉，其如流亡略盡何？丁男疲於調發，而征輸責之女戶，青苗莫爲耕耨，而爭競乃及蹲鴟，亦憔悴極矣。（同上書卷四《風土類》）

【晚春嚴少尹諸公見過】（松菊荒三徑）三、四使事不覺。（同上書卷十《春日類》）

【終南別業】（中歲頗好道）「水窮」、「雲起」，本自無心；「值叟」、「談笑」，非有期必也。（同上書卷二十三

《閒適類》）

【歸嵩山作】（清川帶長薄）三、四見得魚鳥自爾親人，歸時若還故我。（同上）

【輞川閒居】（一從歸白社）三、四閒趣。（同上）

【登辨覺寺】（竹徑連初地）題云「登」，則寺在峰之巔，故曰窮三楚，坐瞰九江。玩三、四自見。（同上書卷

四十七《釋梵類》）

林古度

【裴鼎卿詩序（節錄）】或曰：「近世之稱人詩者，不曰漢、魏，則曰陶、謝；不曰李、杜，則曰王、孟。子

於鼎卿何居？」予曰：「鼎卿自有鼎卿之漢、魏，鼎卿之陶、謝與李、杜、王、孟。必欲非鼎卿，而坐之以漢、魏、陶、謝、李、杜、王、孟，鼎卿弗受也！」故曰：詩有自性，不可強也。鼎卿必聞予言，而益見有自性也。」（《林茂之文草一卷》）

盧世淮

【大凡（節錄）】子美一生戀主憂民，血忱耿炯，與日月齊光。……獨貴摩詰辭翰，世所共推。而特題之曰「高人」，奉贈五言律一首，微言篤論，鄭重紆迴，右丞不白心事，賴此而雪。能造命者，文章也；能洗冤者，仁人也。（《尊水園集略》卷六《讀杜私言》）

【論七言律詩（節錄）】先正李滄溟云：「七言律體，諸家所難。王維、李頎，頗臻其妙。即子美篇什雖衆，憤然自放矣。」此語出，而老杜七言律幾失坐位，雖然，未易言也。（同上）

【論五七言絕句（節錄）】襄陽孟浩然，高人王右丞，原自不朽，一經子美推許，姓字益香。……子美之廣博深厚，豈復可窺測哉！（同上）

【王右丞集】右丞詩無庸贊歎，亦無庸鈔，然亦有數首可省者，因為鈔之。摩詰自稱曰詞客，又曰畫師，又曰山中人。輞川林園之勝，金谷、平泉遜其清遠。絕慾養花，一味禪悅，從來藝苑中所僅見者也。（同上書卷七）

孫承澤

【唐王維伏生圖】摩詰妙畫傳世者，人止知有《江干雪霽圖》，余曾一見之，乃後人臨本，至人物之妙，有非唐人所能及者。《伏生圖》，一老儒生伏几而坐，手持一卷，乃授經圖也。宋高宗題簽云：「王維寫濟南伏生。」上用乾卦小圓璽。卷舊在金陵黃琳家，顧遜園《客座贅談》載：都玄敬嘗在黃美之家見此圖，驚嘆不置。不知何年入故內，今復傳出。（《庚子銷夏記》卷一）

【王蒙松山書屋圖（節錄）】《松山書屋圖》全用巨然法，……董玄宰曰：「黃鶴山樵畫以右丞爲師，時出入巨然，雖用披麻皴，亦兼潑墨法。此《松山書屋圖》正其合作，與吾家《青弁圖》絕類。」（同上書卷二）

【李伯時九歌圖（節錄）】龍眠作畫，凡臨古則用絹素，自運則不設色，獨用澄心堂紙。《九歌圖》載在《宣和畫譜》上，有宣和中秘印，紙係澄心堂，畫法靈秀生動。昔人稱其人物似韓滉，瀟灑似王維，若論此卷之妙，韓、王避舍矣。（同上書卷三）

【王右丞捕魚圖】予未見右丞圖，但見宋人臨本。晁无咎跋云：「右丞妙於詩，故畫意有餘。世人欲以語言粉墨追之，不似也。常憶楚人云：『帝子降兮北渚，目眇眇兮愁予。嫋嫋兮秋風，洞庭波兮木葉下。』引物連類，便若湖湘在目前，頃時歲晚，道吳江，如此漁者、男子、婦女、童稚、舟楫、梁筍、

網罟、罾罩，紛然在江，然其業廉而事佚，故無市廛爭利。意此與畫二大夫去國，其色無別恨，奚以異？」（同上書卷八）

【韓滉七賢過關圖】圖在西川柳鳳占處，予屢見之。其畫人物楚楚，自非宋以後人所能爲。七賢事莫可考。楊升庵云：「七賢，舊云高適、杜甫、李白、孟浩然、劉禹錫、柳宗元、潘道遥，然道遥宋人，生不同時，胡乃合而圖之？」又云：「是開元冬雪，張說、張九齡、李白、李華、王維、鄭虔、孟浩然出藍田關，游龍門寺。鄭虔之圖，且以虞伯生及張槎爲證，似矣。總不如黃山谷云：『博雅之士賞其畫則可，必湊合姓名，不亦鑿乎？』」（同上）

王維字摩詰，開元初擢進士，官至尚書右丞。善畫，尤精山水，思致高遠。初未見於丹青時，詩篇中已自有畫意。如「落花寂寂啼山鳥，楊柳青青渡水人」，又與「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」，及「白雲回望合，青靄入看無」之類，以其句法皆所畫也。而《送元二使安西》詩，後人更加鋪張爲《陽關曲圖》。杜子美作詩品量人物必有攸當，時猶稱維爲王高人右丞也，則其他可知矣。（《研山齋珍賞歷代

名賢圖繪集覽》）

《山水家法》載：摩詰行藏謂以胸中所蘊發於毫端。詩似淵明而聲律齊整，山水法道元而風致特出，世以爲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。意到處不拘小節，如《雪中芭蕉》，脫去凡近，非具眼不能識也。家居輞川，嘗作《輞川圖》，山峰盤迴，竹樹瀟灑，其石作小劈斧皴，樹梢多雀爪，葉多夾筆。描畫人物眉目分明，衣褶丁頭鼠尾。樓閣用尺界畫，筆力清勁，曲盡精微，真如臺閣文章，鏘金戛玉，固當第一

品。惜兵火之餘，數百年間流落無幾。後得其髣髴者，猶可以絕俗，正如唐史論子美謂「殘膏賸馥，霑沐後人」之意，況乃真得維之用心處耶？《宣和畫譜》載：「御府所藏右丞真跡有：《山莊圖》、《棧閣圖》、《雪山圖》、《喚渡圖》、《運糧圖》、《捕魚圖》、《雪渡圖》、《漁市圖》、《騾綱圖》、《異域圖》、《早行圖》、《村墟圖》、《度關圖》、《蜀道圖》、《四皓圖》、《山谷行旅圖》、《山居農作圖》、《雪江勝賞圖》、《雪江詩意圖》、《雪岡渡關圖》、《雪川羈旅圖》、《雪景餞別圖》、《雪景山居圖》、《雪景待渡圖》、《群峰雪霽圖》、《黃梅出山圖》、《寫孟浩然真》。」（同上）

舒元興題唐人《桃源圖》云：「烟嵐草木，如帶香氣，熟視詳玩，自覺骨戛青玉，身入鏡中，不知此圖出誰手。余以爲非摩詰不能當也。」（同上）

沈石田先生云：「右丞畫平生止見沙溪孫氏所藏《雪渡圖》盈尺而已。」（同上）

摩詰小輞川圖摹本，筆甚細，人物好，此定是真。若比世俗所謂王維全不類。或傳宜興楊氏於真本上摩得，未識果否。此圖昔在長安李氏家，今不知所歸矣。（同上）

米南宮云：「近於張誠之少卿家，見有辟支佛下畫王維，仙桃巾，黃服，合掌頂禮，乃是自寫真，與世所傳關中十大弟子真法相似，是真筆。世俗以蜀中畫《騾綱圖》、《劍門關圖》爲王右丞筆者甚夥，又多以江南人所畫《雪圖》命爲王維，但見筆墨清秀者即命之。如蘇之純家所收魏武《讀碑圖》、李冠卿家小卷，俱命之維筆。與《讀碑圖》一同，其他貴族家維筆不可勝數，諒不如是之衆也。」（同上）

先宮保公《消夏錄》載，有元朝破臨安所得故宋書畫，計二百餘卷。軸內有王右丞山水圖、輞川圖、驪

山圖，皆王秋澗在秘閣披閱竟日者，洵是真跡。（同上）

先宮保公云，余曾於友人寓觀王右丞《苔磯靜釣圖》暨《水閣閒棋圖》二畫，其林野之思，物景之清，不覺身在其際。信乎！精筆感人也如此。（同上）

又孝感程端伯家有王摩詰《江干雪霽圖》，原在董玄宰太史家，上有題識。余過端伯寓賞玩之。退菊記（同上）

又王右丞《捕魚圖》，余未見右丞畫，但見宋人臨本。晁无咎跋云：「右丞妙於詩，故畫意有餘。世人但以語言粉本追之不似也。嘗憶楚人云：『帝子降兮河渚，目渺渺兮愁予。嫋嫋兮秋風，洞庭波兮木葉下。』引物連類，便如湘湖在目前。思頃時歲晚，道吳江如此。漁者、男子、婦女、童稚，舟楫、梁笱、網罟、罾罟，紛然在江。然其業廉而事佚，故無市廛爭利意。此與畫二大夫去國，其色無別恨奚以異。」退谷老人記（同上）

先宮保公跋摩詰《伏生圖》云：「摩詰妙畫傳世者，人止知有《江干雪霽圖》，余曾一見之，乃後人臨本，至人物之妙，有非唐人所能及者。《伏生圖》一老儒生伏几而坐，手持一卷，迨授經圖也。宋高宗題簽云：王維寫濟南伏生。上用乾卦小圓璽，卷舊，在金陵黃琳家。顧遜園《客座贅譚》載：都玄敬嘗在黃美之家見此圖，驚嘆不置，不知何年人故內，今復傳出。（同上）

【帙】《群碎錄》云：書曰帙者，古人書卷外必用帙藏之，如今裏袱之類。宋真宗取廬山東林寺《白居易集》命崇文院寫校，包以斑竹帙送寺。嘗于秀水項氏見王右丞畫一卷，外以斑竹帙裹之，云是宋

物。帙如細簾，其內襲以薄縑，故帙字從巾。（《硯山齋雜記》卷一）

唐詩人，人多慕而寫之，傳于畫圖如王右丞畫孟浩然吟詩圖之類，故白太傅詩云：「兼聞好事者，畫我作屏風。」前蜀房從真嘗畫常建冒雪入京圖，見《圖繪寶鑒》。（同上書卷二）

唐詩人以畫名家者，首薛稷、王右丞，次鄭虔、顧況、張志和、張誼、劉商。《圖繪寶鑒》云：「劉方平工山水樹石，汧國公李勉甚重之。」（同上）

王鐸

【趙吳興畫】此畫秀潤，山峰水口樹紋，又一筆法，似倣吾家摩詰意寫，當是晚年合作。李淮撫以六十金購之。子昂在當時多忌，其畏罪憂譏，不減摩詰聞凝碧池奏樂時也，而寄興筆墨以爲韜晦。夫當時扼抑之，而後世伸其聲價，六十金求一寸紙惟恐不得。噫！是時忌者復能扼抑之否耶？子昂學摩詰得其神趣，四百年獲此，又不啻得摩詰手跡歟！（《擬山園選集》卷三十九）

王時敏

【題石谷雪卷（節錄）】在齋頭見石谷所作雪卷，寒林積素，江村寥落，一一皆如真境，宛然輞川筆法。蓋由淵才，兼得神解於古人，同鼻孔出氣，下筆自然契合，不待觀摩。昔人評右丞畫：「雲峰石色，

迴出天機，筆意縱橫，參乎造化。」以題此卷，亦復何忝！（《王奉常書畫題跋》卷下）

【西廬畫跋（節錄）】右丞《江山雪霽圖》，爲馮大司成舊藏者，後歸新安程季白。余昔年京邸，與程連牆，朝夕過從，時得展玩，迄今三十餘年。不知此圖屬之誰氏，自分此生，已不復再觀矣。前歲偶過沈伊在齋頭，見石谷所作雪卷，寒林積素，江村寥落，一一皆如真境，宛然輞川筆法。蓋因淵思，兼得神解，於古人同鼻孔出氣，下筆自然契合，無待規摹。昔人評右丞畫：「雲峰石色，迴出天機，筆意縱橫，參乎造化。」以題此卷，亦復何忝！余實愛慕，未能暫釋諸懷。顧以日久漸忘，不無悵悵。今伊在同余爲廣陵之游，攜至舟中，復得縱觀累日。追憶右丞真跡，宛然在目，煥若神明，頓還舊觀，詎非殘年大幸！因書其後，聊以志快。若伊在石谷，筆精墨妙，埴篿競爽，作家相遇，故宜其拋撇乃爾，又不必贅論矣。（秦祖永評輯《畫學心印》卷三）

馮舒

【漢江臨眺】（楚塞三江接）澄之使清矣，「壯」字不足以盡之。（《瀛奎律髓彙評》卷一《登覽類》）

【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】（絳幘雞人報曉籌）盛麗機矣，字面太雜。（同上書卷二《朝省類》）

【奉和聖製重陽節上壽應制】（四海方無事）清華。（同上書卷十六《節序類》）

【韋給事山居】（尋幽得此地）幽奇深秀。（同上書卷二十三《閒適類》）

【登辨覺寺】（竹徑連初地）至王、孟稍澄沈、宋而清之，故極壯語亦只如此。「窗中」十字，足敵《洞庭》「氣蒸」、「波動」之句。（同上書卷四十七《釋梵類》）

胡世安

【跋宋人輞川圖】圖輞川者多矣！天機清發，元氣渾完，未有及此者。摩詰□焉！呼之或出矣。旃蒙作噩之陽月望，秀巖隱史借觀□冷庵漫識之。（《秀巖集》卷三十）

賈開宗

【更庵詩序（節錄）】唐之興也，岑參、王維、孟浩然，隨境抒情，有變風之遺。杜甫撫時憂亂，博大雍容，有變雅之遺。而詩之派各著，歷宋元而變風、變雅之道亡。（《湖園文集》卷二）

【賈子詩序（節錄）】吾少時，讀杜甫詩，私怪其慷慨悲憤，何其激邪！及讀三百篇變雅諸什，始知遭時之亂，觸目傷心，不能自己於言也。乃若王維、孟浩然則不然，今讀其詩，淡宕瀟疏，自適其適，當在周、召國風之間，尚何慷慨之托，而悲憤之寄邪？明三百年，以詩名者千人，皆宗杜甫，至有證微入化者，詩之盛極矣。然而如周、召諸風者無聞焉。夫士而遭時之亂，觸目傷心，不能自己於言者勢也。若平居無事，自宜淡宕瀟疏，自適其適，余之誦法王維、孟浩然者有由然也。（同上）